

丹顶鹤

刊头题字:吴洪春

□文雪梅

阳春三月,草长莺飞。这个时候,家乡的草绿浮现在眼前。我的家乡坐落在一条大河边。草,随处可见,村庄周围、道路两侧、房前屋后、庭院隙地、沟渠堤坡、河畔塘边等都有草的身影,或是镶嵌在地面上的低矮野草,像一层绿毯一样装扮着大地;或长得密密匝匝,茂盛繁密;或一丛或一片。不管风吹雨打,不论环境优劣,总是一副坚强不屈的神情,长得生机勃勃。草,像流淌在乡村大地之上的绿光,掩盖了贫瘠的土地,浓墨重彩地涂上一层颜料,是村庄的色彩,将乡村的春天描绘得如诗如画。

有草的地方,就有放牛娃手摇皮鞭的豪迈。这样的草,常常长在坡上,坡不陡,除了一些高低不一的灌木就是青草。杂乱无章的草,叫不上名字的草,汲取了土地的营养,被清澈的河水滋润着,无怨无悔地哺育着家乡的牛儿羊儿,它们膘肥体壮,毛色发亮。瞧,牛儿摇着尾巴,满足地啃食着一丛丛茂盛的草。几十年过去了,这样的情景,仍然历历在目。

有草的地方,就有生机和欢乐,还有很多难忘的记忆。不得不说的是拔草,夏日的乡村天亮

得很早,几个小孩相邀,乘着清爽的风,倾听树上鸟儿的歌唱,提着篮子,一路朝河对岸的玉米地里进发。在宽大玉米叶子的庇护下,那些草,生得郁郁葱葱,鲜嫩无比,还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,乐得她们心里顿时开了花。太阳出来了,篮子裡的草也拔满了,人早已累得疲惫不堪,来到地头,在树荫下的草地上躺,闭上眼睛,徜徉在荒草滩中,做一个悠悠的美梦。头顶是蓝天白云,身下是绿草茵茵,别有一番意境。就像作家刘亮程所写:“我一回头,身后的草全开花了,一大片。好像谁说了一个笑话,把一滩草惹笑了。”

城市里也有草,不像家乡的草那样随处可见,它们被辛勤的园丁设计得很体面,整齐的草坪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。人们无微不至地呵护着——“千万别踩疼了小草哟!”“小草在成长,请勿打扰。”但是,在于我,总觉得少了些什么,多年来,记忆中还存留着儿时家乡那些野草的影子。

家乡的草没有灰尘的侵扰,没有汽笛的喧嚣,带着泥土的芳香,蔓延在我的心灵深处,让人怀念,让人深爱。

马兰头

里下河平原的三月,是马兰头生长的旺季。一场春雨过后,原本与大地紧密拥抱的马兰头,抖动着“筋骨”,你挤着我,我推着你,探出几片嫩叶,迎风含笑,马兰香扑鼻而来。

记得孩提时候,每到春暖花开时节,母亲便带我们兄妹仨一起去挑马兰头。我们手提竹篮,快乐地唱着歌儿,奔跑在田埂上,穿行在麦地里。田边河畔,往往是马兰头的栖居之所,一簇簇的,叶碧如玉。这些可爱的小精灵,在春风的吹拂下,摇头摆尾,聊得可欢呢!



□王阿丽

母亲告诉我们,采马兰头不能连根采,要用“挑”的方法,在一簇马兰头中,一棵棵拨开,从中挑拣,从嫩茎部位斜插钩刀“挑”下,这样,十天八日后,又可以挑第二波马兰头了。我蹲下身子,按照母亲说的办法,左手捏住马兰头,右手握住钩刀,刀起茎落间,醉人的野香味漫过鼻翼。我把马兰头托在掌心,对着夕阳观赏,叶子青青,茎儿暗红,婀娜的身姿不失野性之美,如孩子般调皮,又充满灵气。这“挑”马兰头就是个精细活,一会儿就腰酸背疼了。直起

□丁爱华

《诗经·邶风·静女》有云:“自牧归荑,洵美且异。匪女之为美,美人之贻。”

荑是什么植物?《毛传》上解释道:“荑,茅之始生也。”《毛诗品物图考》则更详细一点:“茅春生芽如针,谓之茅针。”

我想起了年幼时在老家的日子。乡下有句谚语,“打了春,赤脚奔,挑荠菜,拔茅针。”每逢此时,小伙伴们便三五成群,往河边沟坎去拔茅针。比谁拔得快,拔得多。细嫩的茅针,散发着淡淡的清香,有一节长,翠绿圆润,顶部往往呈紫红色,摸上去柔柔的。剥开外面几层苞衣,银白色的嫩芽便露了出来,轻轻地掰下,放进嘴里,慢慢咀嚼,清甜的草香便氤氲开来。



茅针各处皆可生长,然而还是以河堤最佳,尤其是在人迹罕至的河岸陡坡。大概是有水汽滋润的缘故吧,那里的茅叶几乎是紫红与青绿混杂而成的,粗大壮实,看着就有力气,长出的茅针个头也大些。从外表看几乎也是紫红与青绿杂糅,剥开来,每次都不会让你失望。等到清明之后,茅针就没什么吃头了,嚼之费劲而无味。茅针彻底长老后便从顶部绽出穗花,蓬松起来,阳光下迎风飞舞,一片耀眼的银白,很是动人。总有人把它们采回去,插在花瓶里或贴挂在墙上,当做装饰品。

细细的茅针,带给我温馨的乡村回忆。

记忆中,奶奶总在清晨时分,提着篮子到河堤上挖茅根,带回来,清洗干净后放在屋外晒。晒干后就用布口袋收起来,说可以做药。那茅根是淡黄色的,一节一节,容易断,我很喜欢时不时地掰一下。奶奶看到了,总嗔怪我:“小脏手,不要乱摸下肚的东西!”

小时候,我体弱,一不小心鼻子就会流出血来。奶奶找出煎药砂锅,把茅根放在锅里,小火慢炖。炖好后把汤水倒进碗里,待到不烫后,端给我喝。一点也不苦!坚持喝了好几天,后来鼻子就不那么容易流血了。

离开老家时,奶奶塞给我一大包茅根,说:“给你妈妈吧,她身体也不太好,这是好东西。你妈妈平时上班太累了,叫人心疼啊!”至今还记得,我把茅根和奶奶的话转给妈妈时,妈妈泪水盈盈的神态。

看着书上的“荑”字,想到年幼的自己伏身河堤力拔茅针的欢欣,我的心不禁随着故乡的阡陌蜿蜒。



□于和风

狗尾巴草,有着细细尖尖的叶子,单薄的长裙托着极其柔软的体形,风儿徐来,舞姿翩翩,袅袅婷婷。叶子间有一枚伸向苍穹的草茎,草茎执着一根纤细而又修长,它的头顶,竖着一穗蓬松的茸毛,和风习习,茸毛轻摇,如一湾浅月,月晕莹莹,“鹤立鸡群”在一片绿色的草丛中。

《诗经·齐风·甫田》云:“无田甫田,维莠骄骄。无思远人,劳心忉忉。无田甫田,维莠桀桀。无思远人,劳心怛怛。婉兮变兮。总角卬兮。未几见兮,突而弁兮!”这里的“莠”即狗尾巴草。《诗经》中的诗歌都充满画面感,有人揣测,这首诗很可能是一双思念寻找“诗和远方”的儿子的父母所作。劳心忉忉,无心可能也无力种田,长满了狗尾巴草。回忆着儿子小时候扎羊角辫的样子,恍惚中好像看到了儿子已经成长为一个赳赳武士。利用眼前一片生机勃勃的狗尾巴草来衬托想象中优秀的儿子形象。

乡间的农户总是嫌弃狗尾巴草,它理应生长在公园、湖坡、草原,可它偏偏和田里的农作物“争营养”,导致农作物大量减产。

在我眼里,狗尾巴草是优美无比的,蓝蓝的天空下,只是一棵普通的小草,却有着远行者的梦,随处而生,四海为家,浪迹天涯。

狗尾巴草,节节拔高,痴痴生长,抽出毛茸的狗尾穗,随风摇曳,独具风姿,一株狗尾巴草,是夏日的一个小音符,一片狗尾巴草,自然就构成夏季的一篇华美乐章。

其实,狗尾巴草的利用价值很高,狗尾巴草也被称为“光明草”,有明目的功能。《本草纲目》这样记载:“治疣目,贯发,穿之即干灭也……”狗尾巴草作为民间草药,通常以全草入药,清热利湿;祛风明目;解毒;杀虫。主风热感冒;黄疸;小儿疳积;痢疾;小便涩痛;目赤涩痛;目赤肿痛;痢痛;寻常疣;疮癣等。总之,狗尾巴草在医学专家眼里绝对是百分百的“香饽饽”。

狗尾巴草的穗子可提炼糠醛。全草加水煮沸20分钟后,可用来作杀虫剂,能有效杀死大部分菜青虫。用狗尾巴草天然无污染杀虫剂杀虫,既环保又省钱。

花店里,心灵手巧的花艺师,把狗尾巴草引入扦插花艺术。通过用原草干制染色制作各种扦插花;也可与其他花草搭配制作出风情万种的扦插花造型。许多摄影人把镜头对准狗尾巴草创作出意境深远的作品。

巴根草

巴根草,在家乡到处可见,很不显眼,细细的叶,长长的茎,贴着地皮长。茎每长一段,便会生出些许细须扎进土里成了根,再生出新的茎叶,一节一节向四周蔓开。就这样,蓬蓬勃勃,缠缠绵绵,连成一片又一片,成为家乡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

我与巴根草结缘是在快乐的童年。儿时,田边地头到处是巴根草。趴在巴根草上休息,细密的草叶如同织就的地毯,柔软而舒适,伴着草儿的清香,会不知不觉进入梦乡。有时情不自禁地拔根巴根草的根茎,放入嘴里慢慢咀嚼,有一种甜甜的滋味。

儿时,家里很穷,尤其是春天,不仅很少有米下锅,就连烧草也成问题。于是我就跟哥哥、姐姐一起到荒地、堆堤、路旁有草的地方割草。铲起的巴根草,轻轻地朝地上扑打一下,泥土全掉下来了,我们再把巴根草装进草绳编织的网兜里,待鼓鼓囊囊塞满后,背回家晒干,便成了农家救急的燃料。



□陈峰

巴根草就像一张结实的网,牢牢地锁住田埂圩坝,不让泥土流失。记得我们雨天上学,一不小心就会跌倒,幸亏田埂上的巴根草为我们垫脚,所以我们在上学的路上都比较安全。夏天插秧时,秧田里灌满了水。在那一条条狭窄的田埂上,挑秧的、插秧的、施肥的、拉绳的,包括那些负责检查劳动质量的人,每天都要踩踩踏踏无数次,因为有无巴根草的保护,小田埂才安然无恙。

巴根草的作用远不止此。中学时我的一位姓马的女老师,就是得益于一簇巴根草救了她的命。那是一年深秋的夜晚,马老师要探望住在校农场的丈夫万主任,途经一条河堤的大缺口,在跨越时不小心滑到陡坡下,半个身子浸泡在水中。幸亏她顺手抓住岸坡上的一簇巴根草,才没有继续滑向河中。她不会游泳,河水很冷,加之坡度又陡,她没有办法爬上岸,只好大声喊“救命”。还好,约莫半个小时之后,有一位路过此地的老村支书及时拉她上了岸。

家乡的巴根草盘坐在这片熟悉的田间地头,远远望去,犹如一幅以绿色为基调的水彩画,漂亮至极。拽一根草茎,嚼于口中,涩涩的甜,是我烦心时的一缕清香,沉思时一枚跳动的音符,成为我记忆深处永不褪色的一抹青绿……

本版绘图:周蓉沁